

量度形容词“大”、“小”的不对称现象及其动因解释

石 慧 敏

松 山 大 学
言語文化研究 第33卷第1号 (抜刷)
2013年9月

Matsuyama University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33 No. 1 September 2013

量度形容词“大”、“小”的不对称现象及其动因解释¹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石慧敏 徐天龙

论文提要:“大”和“小”是现代汉语中一对互为反义的量度形容词,两者在空间、时间、数量等范畴内既有对称现象,同时也存在着种种不对称。本文主要从构词能力、词语搭配、句法分布等几个方面对量度形容词“大”、“小”的不对称现象进行考察与分析,并尝试从句法语义的限制、主观性差异对隐喻中突显作用的影响、象似原则和经济原则的共同作用、社会规约性的制约等角度对其不对称的原因做出解释。

关键词:“大”/“小”;不对称;句法语义限制;主观性差异;社会规约性

一 引言

“大”和“小”是现代汉语中一对互为反义的量度形容词,两者既存在如“大房子/小房子”、“大月/小月”、“大年夜/小年夜”、“大买卖/小买卖”等在空间、时间、数量等范畴内的对称现象,同时也存在“小时候(*大时候)、巴掌大的地方(*巴掌小)、小住(*大住)、缩小(*缩大)”等不对称现象。

量度形容词是性质形容词中较为封闭的一个次类,陆俭明(1989)最早关注到性质形容词的这个次范畴类,他认为量度形容词即为出现在“A+了+表示定量的数量词”这个表示偏离格式中的形容词。我们希望通过“大”“小”的个案研究能对性质形容词这个次范畴类——量度形容词的研究提供参考。

¹ 本文为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3ZS088)成果的一部分。

二 量度形容词“大”、“小”的不对称现象

关于量度形容词“大”“小”的不对称现象，邵乃强(1981)和吕叔湘(1984)都曾谈到这个问题。吕叔湘指出，世间事物的名称，一般说，有“大”必有“小”，如：“大麦、小麦”，“大脑、小脑”，“大人物、小人物”，“大年夜、小年夜”，可是有不少名称是只有“大”没有“小”的。例如：大海、大陆、大战、大殿、大楼、大厅、大粪、大衣、大庆、大自然、大少爷、大团圆、大杂院、大红（颜色）、大黄（药）、大本营、大后方、大革命……。

沈家煊(1999)指出：名词中也有只有“小”没有“大”的，例如：小辈、小丑、小费、小偷、小贩、小辫子、小伙子、小心眼等等。

关于“大”“小”的不对称现象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生以此为研究对象进行过探讨，如陈青松(2002)、许光灿(2005a)。但大都局限在语义分析或某一个句法层面讨论其不对称性，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量度形容词“大”、“小”的不对称现象进行研究。

2.1 “大”和“小”在构词方面的不对称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中的释义，首先我们对量度形容词“大”和“小”的义项进行归类对比。详见下表：

	大	小	对称性
义项1	在体积、面积、数量等方面超过比较对象	在体积、面积、数量等方面不及比较对象	对称
义项2	年纪大	年纪小	对称
义项3	排行第一	排行最末	对称
义项4	敬辞，如“大驾”	谦辞，如“小店”	对称
义项5	程度深	表“稍微”	不对称
义项6	用于时令前，表强调	短时间	不对称
义项7	“不大”表示程度浅、次数少	略微少于，将近	不对称
义项8		前缀，用于称人、排行次序、某些人等，如“小李”	不对称

从表中我们不难发现“大”和“小”的意义并非一一对应。“大”和“小”

作为一对反义词，其本义是对称的，但当它们与其他语素或词组合时，意义不断引申，“大”和“小”的不对称现象由此产生。

从构词情况分析，我们发现“大”和“小”构词能力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大”和“小”与另一语素或词 X 构成复合词“大 X”和“小 X”，可是“大 X”和“小 X”的语义并不相对，其反义关系发生了改变；二、“大 X”和“小 X”只有一方可以成立，另一方不能成立，“大”和“小”的语义互不交叉，我们称其为反义一方语义的缺损。

2.1.1 反义关系的转变

反义关系的转变还可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大 X”和“小 X”的个别义项相同，同时也存在一些义项的不对应，如“大人”与“小人”；第二种是“大 X”和“小 X”的义项完全不对应，如“大姐”与“小姐”。具体分析如下：

	大人	小人
义项 1	成年人	…
义项 2	地位高的人	地位低的人
义项 3	…	人格卑劣的人

由上可见，“大人”与“小人”的义项 2 是对应的，而“大人”表成年人时与其对应的应该是“小孩”，“小人”虽然在某些方言中可以指“小孩子”，但在普通话中一般没有这个义项。“小人”表示人格卑劣的人时与其对应的是“君子”。

	大姐	小姐
义项 1	年纪最大的姐姐	…
义项 2	对中年女子的尊称	…
义项 1	…	对别人家的女儿的称呼
义项 2	…	对女子的称呼

“大姐”与“小姐”的两个义项完全不对应，与其对应的反义项都需重新组合，由别的词来与之对应。比如：大姐——小妹；小姐——女士。

2.1.2 反义一方的缺损

“大 X”和“小 X”只有一方可以成立，表现为“有大无小”和“有小无大”。

“有大无小”指有“大”的一个义项，而“小”的义项缺损。如：
用在某些时令、时间、节日的词语前边，表示强调、指示作用。

- (1) 大清早的，你唱什么歌呀！
- (2) 大晴天突然雷声滚滚。
- (3) 大白天的，你点什么灯呀？
- (4) 大热天的，到处跑什么！

上例中的“清早”、“晴天”、“白天”、“热天”都表示强调这个时间或时令的特性。

“有小无大”指有“小”的一个义项，“大”缺损。如：

1、作状语用在动词前，表示时间的短暂。

- (5) 我只是小住几天，希望不要打扰到您。（“住”的时间不会长）
- (6) 张师傅惬意地在江水中支起小桌，摆上花生米、酸辣藕丁和炒花饭，小酌两口，一脸享受。（“小酌”指稍微喝点酒）

2、用在数量词前边，表示接近某个数量。

- (7) 他可不小，快小四十岁了。（接近“四十岁”）
- (8) 我家离县城小二十里路。（接近“二十里路”）

3、前缀，用于称人、排行次序、专有名词等。

- (9) 小李你过来下。（人称）
- (10) 他第五个入队，所以被粉丝叫作小五。（排行）
- (11) 他是个小旦角色。（专有名词）

以上这几种用法，一般都没有“大”的对应情况出现。

2.2 “大”和“小”在词语搭配方面的不对称

“大”、“小”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充当定语、宾语以及补语，对应为与名词、动词的搭配。“大”、“小”的句法能力十分丰富，但与名词、动词的搭配也受到一定句法语义限制。而正是这些名词、动词有不同的限定进入条件，从而产生了不对称现象。我们将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倒序现代汉语词典》以及北大语料库为语料范围，考察“大”、“小”在不同句法位置上呈现的词语搭配能

力的不对称现象。

2.2.1 “大/小+N”的不对称

“大/小+N”的不对称首先可以从进入“大/小+N”结构的名词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来考察。

2.2.1.1 进入“大+N”结构的名词特点

1、数量多、体积大的名词，如“大水、大雾、大众、大厦、大陆、大漠”。在古汉语中“厦、陆、漠”等都是能单独使用的名词，其本身体积较大，要求其定语成分必须具有空间量大的语义。

2、称谓词，如“大爷、大妈、大娘、大叔、大婶、大伯”等。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尊老敬老，长幼有序。这种社会等级排行的认知观念反映到语言中就是使用表示空间量大的“大”来突显其社会地位，而不能使用“小”。

3、具有破坏力或侵害人类安全的东西或自然现象的名词，如“大地震、大暴雨、大火、大虫、大灰狼、大怪兽”等。人们使用“大”来突显其内心对这些可怕的事物的恐惧程度。

4、时令名词，如“大正月、大过年、大冬天、大清早”等。前文已经提到这里的“大+时令/时间/节日名词”起强调作用。

5、社会地位高的人群。如“大总统、大教授、大领导、大富豪、大导演、大作家、大文豪”等。社会地位在中国人认知观念中引起的尊卑感，使其反映到语义里，用“大”来突显。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影响下，人们对男人用“大丈夫”也是这个原因。

2.2.1.2 进入“小+N”结构的名词特点

1、社会地位低下，职业卑微的人群。如“小职员、小科长、小保姆、小乞丐、小女子”等。这些职业、身份都处于社会底层或者人们思想观念的下层，因此使用“小”来突显其程度。

2、结构义包含贬义色彩。如“小人、小市民、小报告、小算盘、小心眼儿、小辫子、小动作、小儿科、小广告、小金库……”。这些名词本身不具有贬义色彩，而与“小”结合后被赋予了消极义，并且没有与之对应的褒义色彩的“大”字组合。

2.2.2 “大/小+V”的不对称

“大”、“小”作状语修饰动词时，表示的是动作的幅度、力度、活动的范围的大小。因此动作程度不同的动词也决定了使用“大”、“小”的不同，因而呈现出不对称。

2.2.2.1 进入“大+V”结构的动词特点

1、表示声音大、程度深的生理动词或者表示动作幅度大的生理动词，则受“大”修饰。这类动词常见有“笑、哭、呼、叫、吞、咬、吐、喝”等。例如：

(12) 宝宝已经 21 个月了，最近动不动就大哭或大叫，是什么原因呢？

(13) 如今走向国际强港，宁波需要由注重“大吞大吐”转变为注重“细嚼慢咽”。

2、表示动作力度大、活动范围广的动作动词，受“大”修饰。如“大杀风景、大打一场、大盖楼房、大动干戈、大发雷霆、大张旗鼓”等。

(14) 即便到了改革开放这些年，农村大兴土木、大盖楼房这个光景，这里的房舍还是那样。

(15) 李参戎带着这些人陆续出了镇南关，便大张旗鼓，排齐队伍，浩浩荡荡的向前进发。

3、表示数量、范围、程度的变化的动词，受“大”修饰。如“大增、大减、大升、大降、大起、大落”等。

(16) 金融街利润大减，现金大增。

(17) 面对着这样的大起大落的日子你说让我去做什么。

2.2.2.2 进入“小+V”结构的动词特点

当需要表示动作时间短暂、数量微小，或程度轻等意义时，则用“小+V”。如：小歇、小憩、小睡、小坐、小酌、小看、小视、小瞧、小跑……

(18) 昨天午后，跟几位朋友在咖啡馆室外小坐，临近傍晚刮来的海上风……，绿色的凉爽初夏已经在歌唱了。（“坐”的时间不长）

(19) 小憩时千万不要用胳膊当枕头：躺着睡觉对眼睛是有伤害的。（表示短暂的休息）

2.2.3 “V+大/小”的不对称

“V+大/小”结构可以表示对原先预计的量的偏离(表示过量),还可表示结果的实现(陆俭明,1989)。如:

- (20) 孩子终于长大成人。(结果实现)
 (21) 这双鞋你做小了,应该做大一些。(偏离预期)

在这个结构里,“大”、“小”的使用受到了动词的限制。如果动词表示的动作方向是顺向的,即动作力度、幅度、活动范围要往“大”的方向增加,此时只能使用“大”。如果动作方向是逆向的,此时只能使用“小”。因此动作的方向性不同致使“大/小”的搭配能力产生不对称。如:

- (22) 孩子慢慢长大了。(“长”是顺向的)
 (23) 衣服洗了以后缩小了。(“缩”是逆向的)

我们也不能说动词表示双向时,“大”、“小”的搭配能力就对称。如:

- (24) 科学证明黑洞在逐渐变大。

“变”是双向性动词,可是在这个例句中我们只能使用“大”,因为黑洞的活动范围是逐渐在变化,而且从“不大”趋向与“大”,所以不存在黑洞变小。这也说明“大”、“小”的搭配能力还取决于其指向的句法成分。

2.3 “大”和“小”在固定短语中的不对称

汉语中经常有一些四字短语,从形式上看,很像成语,但它们是根据交际需要临时创造出来的。这类仿造的短语,其含义可以根据字面来理解,与一般短语无异;但是它们又有特定的格式和功能,跟某些成语近似。这一类短语,可以称之为“类固定短语”。

2.3.1 “大”有“大A特A”

“大A特A”是现代汉语中运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类固定短语。其中“A”为动词,且限于单音节,表示规模大、程度深,带夸张语气。(吕叔湘,1999)而“小”则没有对应的“小A特A”这种固定格式。

根据我们对北大现代汉语语料库的搜索统计,发现可以进入“大A特A”格式的动词大多数是描写具体动作的单音节行为动词,也有少量形容词。举例如

下：

大谈特谈 大讲特讲 大吃特吃 大写特写 大干特干
 大涨特涨 大捧特捧 大笑特笑 大发特发 大批特批
 大登特登 大做特做 大炒特炒 大说特说 大种特种
 大赚特赚 大书特书 大输特输 大跳特跳 大侃特侃
 大造特造 大吐大吐 大偷特偷 大出特出 大抄特抄
 大改特改 大败特败 大唱特唱 大吹特吹 大玩特玩
 大变特变 大赢特赢 大赌特赌 大煮特煮 大编特编
 大赞特赞 大怒特怒 大传特传 大通特通 大吻特吻
 大树特树 大嚷特嚷 打响特响 大泻特泻 大落特落
 大赛特赛 大红特红 大忙特忙 大错特错 大胖特胖

有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如“大书特书”在我们统计的语料中出现 32 次，“大树特树” 21 次，“大谈特谈” 11 次。

2.3.2 “大”有“大A大B”格式

进入“大A大B”格式的A、B是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动词、名词、形容词，表示规模大，程度深。举例如下：

大摇大摆 大吹大擂 大包大揽 大彻大悟
 大哭大闹 大吃大喝 大起大落 大喊大叫
 大吵大闹 大风大浪 大模大样 大男大女
 大荤大素 大鱼大肉 大手大脚 大是大非
 大慈大悲 大红大绿 大红大紫 大轰大嗡

而且我们发现其中A、B组合在一起几乎都是词，如“摇摆、吹擂、包揽、彻悟、哭闹、吃喝、起落、喊叫、吵闹、风浪、模样、男女、是非、慈悲、红绿……”等。当然有些词的语义已经发生变化，如“鱼肉”为动词，比喻用暴力欺凌、残害。本文暂不讨论。

虽然有“小A小B”格式，如：“小打小闹、小恩小惠、小手小脚”，但数量明显少得多。在使用范围上与“大A大B”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

2.4 “大”和“小”在句式分布中的不对称

2.4.1 在疑问句中的不对称

我们常用“S+有多+大”来询问空间的体积、面积或者年龄等。如：

(25) 房子有多大？

(26) 篮球场有多大？

(27) 你今年多大？

这仅限于“大”，“小”字在疑问句中不具备这种句法功能。体现了“大”和“小”在疑问句中的分布不对称。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有时也可以说“有多小”，如：

我今年 10 岁。——啊？你是有多小啊？

这里“有多小”并不是询问年龄，因为年龄为已知信息。“有多小”的使用前提是已知程度低，强调“小”的程度，并且不能包括程度高。问“有多大”往往还因为其包含了程度低的“小”。

2.4.2 在否定比较句中的不对称

项开喜（1999）指出同一范畴内一组事物具有共同的特征，但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典型成员的特征较为鲜明，而非典型成员则在数量上占取优势，典型成员的数量相对少一些，所以更加突出。这就是认知上的“突显性”

“大”可以进入否定比较句“A 没有 B……”里，因为把事物 A 和事物 B 比较，并且强调事物 A 不如事物 B，是为了更加突出事物 B 的“量度”特征，所以“量度”特征不显著的“小”就不能进入否定比较句了。例如：

(28) 这个苹果没有那个苹果大。 *这个苹果没有那个苹果小。

(29) 我这辆车的空间没有你的那辆大。 *我这辆车的空间没有你的那辆小。

体积“大”的苹果会产生视觉上的感官刺激，会更加突出引起注意，也会被我们用在否定比较句中作为被比较的对象，而“小”不具有典型的特征，因此不能把“小”的苹果作为被比较的对象。（29）例也一样。

2.4.3 在一些特殊句式中的不对称

2.4.3.1 在“有+数量成分+A”中的不对称

陆俭明（1989）根据所出现的量词的不同，细分为两种：

(1)量词为度量词,且数量词后面不能插入名词。如:有两平方公尺大。

(2)量词为个体量词,在数量词和A之间插入一个名词,如:有一头牛大。

“有+数量成分+A”表示对量度的估量,仅限于表正向的、无标记的形容词。因此在这里只有“大”可以,与“小”形成不对称。因为“大”在此处已经包含了“小”的量度。

2.4.3.2 在“数词+A+名词”中的不对称

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如:

(30)卡梅隆的出席成为本届北京电影节的一大看点。

(31)内地四大花旦共聚一堂。

(32)亚洲四小龙分别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33)亚洲四小虎是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四国。

汉语区别于其他语言的典型特点之一就是在汉语中存在不少量词,即在数词与名词之间需要用量词连接。比如:“十个孩子”、“两斤苹果”等。但我们也发现汉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特殊结构“数词+大/小+N”中没有量词出现。再如“四大天王、三大战役、十大杰出人物”等。

例句中的“大”、“小”虽然用在名词前边起修饰作用,但同时出现在数词之后。因此刘巧云、李向农(2004)认为这是“大”新用作量词。原因在于例句中数词与名词之间都缺乏量词,刘文认为“大”、“小”都可换成对应的量词,如“一大看点”可以换成“一个看点”。但许光灿(2005b)不同意这种看法,笔者也认为“大”、“小”仍为形容词作定语。仔细观察不难发现,“一大看点”虽可以换成“一个看点”,“四大花旦”也可以换成“四位花旦”,可是这样会失去原文要表达的突显义,即“这个看点”和“四位花旦”不是众多看点中的可替换的一个或者四位,而是唯一的不可替换的,突显了其重要性。我们认为之所以没有量词可能是因为这类结构多用于新闻、报刊等正式文体中,考虑到其简炼浓缩的特点,在量词与形容词之间取舍了重要性不突显的量词。因此我们认为在此特殊结构中,“大”、“小”仍然作为量度形容词在句中充当定语。

当然虽然“大/小”都可以出现在“数词+A+名词”中充当定语,但它们的

使用频率明显是不对称的。“小”使用频率较低,远远不如“大”的运用。而且“大”和“小”在该结构中的用法、语义都不对称。“大”主要突出后边的名词,表示“主要的”意思,“小”则表示程度的弱化。

2.4.3.3 在“很+不+A(了)”中的不对称

马真(1986)指出,现代汉语中有一部分形容词是表示量度性质的,凡表示量小的形容词可以用在“很不一”里,表示量大的形容词则不能用在“很不一”这一格式里。一般认为“大”是表示量大的量度形容词,所以不能用在“很+不+A”格式里。例如:

(34) 这个钻戒已经很不小了。

(35) 他的年纪很不小了。

(36) 十八岁我就觉得应该很不小了,至少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很童真了。

这里“很不小(了)”是“很”修饰“不小”,意思相当于“够大的(了)”。

此外,当形容词表示褒贬义时,一般表示褒义的形容词可以用在“很不一”里,表示贬义的形容词则不能进入其中。例如:

(37) 巴西帮虽然名气都很不大,但相互间配合娴熟,非常实用。

这里并没有与前面我们说到的表示量大的形容词不能进入“很不一”这一看法相违背,原因在于此处“大”的意义包含了其指向的“名气”,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是褒义形容词,所以可以进入“很不一”。相反,与其对应的“小”就不能进入其中,我们不能说“巴西帮虽然名气都很不小,但相互间配合娴熟,非常实用。”。

2.4.3.4 在“还A着呢”中的不对称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组例子:

(38) 她还小着呢。

(39) 洞还小着呢,继续挖!

(40) 你用的劲还小着呢。

(41) 字写大点,还小着呢。

在以上4个例句中,进入“还A着呢”的只能为量少的“小”,而“大”不

能进入。这里“还A着呢”表示事物性状的程度还没有达到最终性状的标准,也就是说事物性状的变化是处在一个连续的、发展的状态中。在例句(38)中,“她”还处在一个成长变化的状态,起始状态是小,然后逐渐长大,所以用在“还A着呢”中因为表示尚未达到最终性状标准,所以只能是“小”而不能是“大”。同理例句(39)中的“小”表示“体积小”,是所挖的洞穴体积的起始阶段;例句(40)中的“小”表示“力度小”,表示动作的力度不够,需要加大;例句(41)中的“小”表示“动作范围小”,是动作幅度扩展的起始状态。因此在“还A着呢”中,我们一般只能用表示事物性状发展的起始状态的词语,“大”和“小”在其中的用法显然不对称。

需要说明的是,实际语料中可能会存在这样的句子,如“头上的肿块现在还大着呢!”,这里“大”可以进入“还A着呢”,这个并非例外,而是因为该句说明的情况是“肿块消肿”,所以这个过程自然是“肿块”逐渐从“大”到“小”,这是跟人类的认知相一致的,所以此处“大”表示起始状态,所以“小”在此不能进入其中,“大”和“小”的用法仍然不对称。

三 “大”和“小”不对称现象的动因及认知解释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对称现象存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沈家煊,1999)。而引起不对称现象的原因也复杂多样,既有句法语义的,也有语用认知方面的。下面我们分别进行分析。

3.1 句法语义的限制

3.1.1 词义可引申性的强弱

一般说来,在语言中正面意义的形容词都是无标记项,而反面意义的形容词是有标记项,所以“正面意义的形容词要比反面意义的形容词分布范围广、使用频率高”(沈家煊,1999)。另外,词语不对称往往表现为词义可引申性的强弱,一方宽泛,一方狭窄,由此导致句法分布的不对称,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2012)中所列“大”、“小”的义项分别有7项和8项,二者都是多义词。而我们知道“大”、“小”的基本义即体积或者数量上

的差异,是互为相对的,或者说对称的。而随着二者词义的不断延伸和发展,由于“大”的意义比“小”宽泛,义项引申也比“小”多,聚合成一个无标记范畴的成员要比聚合成一个有标记范畴的成员多。“大”和“小”的种种不对称现象首先是由此引起的。

3.1.2 “语义和谐律”的制约

陆俭明(2010)认为“词语之间存在着语义制约关系,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求句子中的各个词语之间在语义关系上要和谐,语言中存在着“语义和谐律”这一普遍原则”。而语音研究有“元音和谐律”的观点,指元音在一个词的各个音节中出现时,具有求同性、限制性、序列性、制约性等特点。我们认为“语义和谐律”具有与之相似的规则,可以解释许多句法语义现象。

量度形容词“大”、“小”在词语搭配能力上呈现出不对称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在“大/小+名词”、“大/小+动词”、“动词+大/小”中“大”、“小”使用的不对称现象。虽然“大”、“小”各自的句法能力十分丰富,但进入复合结构里的名词和动词都受到句法语义的限制而分别有界定范围。比如在“大/小+名词”结构中,对于“大”字结构中的名词的语义必须和“大”的语义保持一致,“小”字结构也同样要求。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大”、“小”在进入句子后受到“语义和谐律”的“求同、制约”原则的影响,要求在同一个句法结构中的不同句法成分之间需保持语义的一致性,从而保持句子整体语义的和谐性。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解释“大/小+动词”中的情况,“大”、“小”作为状语表示动作幅度、力度及活动范围“大小”时,对进入该结构的动词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动词+大/小”结构中动词和“大”、“小”之间的搭配的不对称现象也受到了“语义和谐律”的制约。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组例子:

A: 扩大 增大 长大 加大 放大 撑大 瞪大 张大 胀大 闯大 闹大

B: 缩小 减小 叠小 抽小 收小

C: 变大/变小 买大/买小 做大/做小

A组例子“小”不能进入;B组例子只能有“小”进入,“大”不可;C组“大”、“小”都可以进入。“大”、“小”在这里的搭配情况明显是不对称的,我们认为这

是由于具有不同语义类型特征的动词对“大”、“小”产生了制约作用，而且这种制约作用具有一定的方向性。

1、当动词表示的动作行为具有顺向性时，只有“大”可以进入“动词+形”。因为按照常理，当动作顺向发展时，事物呈现的性质程度应该是越来越“大”，所以“小”不能进入结构，以保持结构整体语义的和谐。如“扩”、“增”、“胀”、“瞪”、“加”、“放”、“撑”等动词都是表示顺向的动作，都表示向外突出的语义，因此无论是体积、数量等具体状态，还是程度、范围等抽象状态都呈现出“大”的状态，而“小”如果进入的话，会使前后语义不一致，不符合“语义和谐律”规则。

2、当动作表示的动作行为具有逆向性时，“小”可以进入“动词+形”结构。当动作逆向进行时，事物的性质应该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因此应该是越来越“小”，“大”理所当然不能进入结构。如“缩”、“减”、“收”、“叠”、“抽”等动词都表示逆向动作，表示向内收缩的语义，所以体积、数量、程度都显示出“小”的状态。用“小”来搭配体现了结构整体语义的和谐一致性。

至于C组例子中“动词+大/小”结构呈现对称的情况，这是由于C组中的动词不属于以上范围。这类动词有些表示的行为动作对事物的性质不起制约作用，比如“变”、“买”等动词。这些动词表示的行为动作不对事物性质起制约作用，这种情况下，“大”、“小”都可进入“动词+形”结构。还有一些动词表示的行为动作对事物的性质起制约作用，而“大”、“小”也可都进入“动词+形”结构，比如“做”、“画”、“写”等动词，其表示的动作行为能决定事物的“大”、“小”，这种制约作用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总的来说，“语义和谐律”要求句子中的不同句法成分之间的语义要保持和谐一致，必须符合“求同”、“制约”原则。这是决定量度形容词“大”、“小”不对称的重要动因之一。

3.2 人类认知的制约

3.2.1 主观性差异对隐喻中突显作用的影响

隐喻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工具之一。李福印（2008）认为隐喻的形成是基于两事物间的合成相似。在隐喻结构中，两种通常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被

相提并论,是因为人类在认知领域对他们产生了相似联想。这种相似性使两个不同认知领域的事物具有某一共同的典型特征。而典型特征通常是易感知和辨认的、突显的。

前文我们提到的“突显”也是隐喻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实现要素。隐喻是基于对不同概念域之间相似性的认知突显。

(42) 瞧,他好大一个块头啊!

(43) 年纪大了不中用了哦!

例(42)中的“大”是对人的身体体积的判断,是“大”的基本义,表示空间量;例(43)中的“大”是对年龄的说明,表示“大”的时间量,是其隐喻义。“大”的语义从空间域映射到时间域,这个隐喻过程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概念域,经历了人们对“大”不同义项之间具有的相似特征的突显,即对“量”的认知突显。因此看似没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因为具有共同、相似的典型特征“量”而被联系在一起。“大”的其他隐喻义也如此,同样适应于解释“小”的隐喻义。

隐喻过程中两个认知域事物的联系建立是人们对二者的相似特征进行提炼合成的,这一过程经历了人类的认知加工。认识主体通过主观判断和选择对不同认知域事物的相似特征进行突显,从而建立联系。因此我们要意识到隐喻侧重的是主观突显,包含了认识主体的主观情感。而“主观性”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语言的主观性表现在三个方面:说话人的视角、情感和认识。(沈家煊,2001)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等都有各自的认知视角,这些主观认知上的差异体现在语言中会有不同的映射。这种主观性的差异对于隐喻过程中的突显作用会产生影响。在量度形容词“大”和“小”的隐喻义发展过程中,由于主观性的差异,使得其原来对称的基本义会分别被表示不同认知域的意义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不对称的现象。如图:

大：空间→数量→年纪→排行第一→敬辞→程度深→于时令前→不大：次数少



小：空间→数量→年纪→排行最末→谦辞→稍微→短时间→将近→前缀，称人

在汉语里，表示空间、数量、年纪、排行等“量”的含义，都可以用“大”和“小”来表示相对称的量多和量少。但也存在不一致的部分，典型的一个就是用在时间词前表示强调或者提示的一般情况下多用“大”，所以有“大前天”、“大过年”、“大中午”，而不存在“小前天”、“小过年”、“小中午”。而有“小住”、“小憩”、“小坐”等词表示短时间的动作，但表长时间时就不能用“大住”、“大憩”、“大坐”。我们认为这都是“大”、“小”在隐喻过程中受到人类认知主观性差异的影响而引起的对不同认知域的概念的突显。

3.2.2 象似原则和经济原则的共同作用

人类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是：由近及远、从上到下、从大到小，由尊至卑，总是先认识到具有突显特征的事物。因此大的东西总是比小的东西更具有视觉或心理上的突显性。人类的这种认知思维对语言也产生影响，比如，“大”的使用频率大于“小”的使用频率。我们认为这是受到了认知把握上的象似性制约影响。语言的象似性是指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来看这样一组例子：

(44) 你今年多大? ——*你今年多小?

(45) 你家房子多大? ——*你家房子多小?

两个例子都是疑问句，都只能使用“多大”来提问，而不能使用“多小”，原因之一即在于汉语中人们习惯用“大”来对事物性质进行表达，因此这种语言的象似性制约使得其不能使用“小”。语言里的非象似现象大多由象似原则和经济原则相互竞争所导致的。任何一个符号系统的构成，如果仅仅由象似原则支配而不受经济原则制约，这种系统不可能是有效的。（张敏，1998）汉语中用“多大”来提问，因为“大”表示的量已经包括了“小”，所以不再用“多小”来赘述。这种限制

可以看作是由经济原则所促动的：一个有限的符号系统，跟它代表的无限的、复杂的概念系统相比，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其简单性和可操作性。（吴为善，2010）“经济原则”是说话人想取得精确传递信息的效益时，尽量减少自己说话的付出。常用的成分不加标志或采用短小的形式，显然是出于经济或省力的考虑。

3.3 社会规约性的制约

典型成员和无标记项在认知上都具有“显著性”的特征，它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信息处理中也容易被存储和提取，它们在人类形成概念时最接近人们的期待，所以人们常用显著的事物来认识和推导非显著的事物，这是人类理想的认知模式。量度形容词“大”的使用频率远大于“小”是因为“大”更具典型特征，更易为人类认知所接受，也更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

“大”“小”不对称的原因在于人们认知上的不对称，是社会规约性的制约。人们总是倾向于凸显显著的、容易把握的、处在上升阶段的事物。“大”为上向取向，容易把握的东西往往是处在上升的东西，同时也往往是体积、面积比较大、数量比较多的东西容易感知、发现以及计量，因为“大”多“小”少是一种理想的认知模式的选择。

中国文化里人们对量多等具有正面意义的概念较为满足，“大”的积极意义符合汉文化对美好事物的期望，而“小”则被多用于表达不好的事物性质，使用频率也相对较低，与“大”形成不对称。

用空间位置关系来表达时间顺序，似乎是人类共有的方式，如英语中有 before monday, after sunday, 汉语中也有前天、后天，但是汉语中还可以用“大”来表达时间的先后顺序，代表了时间的一个序列关系，就相当于表示空间义的“上”“下”/“这”“那”的作用，这恐怕是汉语的特色。如：

大大前天←大前天←前天←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

大大前年←大前年←前年←去年←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大大后年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用空间概念表示时间概念的方法，将表示空间方位指示的概念映射到时间域内，是一种时间指示的语义。时间顺序决定着尊卑长幼，先辈总是在上为大的，如果用“小”则违反了规约性常理。这个动因源自人类心理

预期的不同及语用心理的差异。

结 语

以上我们结合量度形容词“大”、“小”的特点,分别从“构词能力”、“词语搭配”、“句法分布”等几个方面详细考察了“大”和“小”的不对称现象。构词能力方面,“大”、“小”的不对称主要体现为反义关系的转变和反义一方的缺损。词语搭配方面,“大”、“小”常与名词、动词搭配,并受到一定句法语义限制,对于进入复合结构里的名词、动词分别有界定范围,因此产生了不对称现象。这方面的不对称还可以从固定短语“大A特A”及“大A大B”格式的分析中明显地感觉到。句式分布方面,“大”“小”的不对称主要表现在疑问句、否定比较句以及一些特殊句式中。最后我们从“句法语义的限制”、“人类认知的制约”以及“社会规约性的制约”等方面对不对称的动因进行了解释。

参考文献:

- 曹德和 1992 量度形容词与数量状语,《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陈青松 2002 “大/小十名”结构考察,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董晓敏 2005 “名词+形容词”估量短语,《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段益民 1997 现代汉语单音反义形容词语法问题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段益民 2004 略论单音反义形容词的句法分布,《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
- 范 晓 1983 关于形容词带宾语问题,《汉语学习》,第5期。
- 韩玉国 2001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句法功能及再分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贺 阳 1996 性质形容词作状语情况的考察,《语文研究》,第1期。
- 黄国营、石毓智 1993 汉语形容词的有标记和无标记现象,《中国语文》,第6期。
- 李福印 2008 《认知语言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李先耕 1992 说量度,《求是学刊》,第2期。
- 李宇明 2002 《汉语量范畴的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刘巧云、李向农 2004 “大”字新用作量词,《语文学刊》,第5期。

- 刘月华 1982 状语与补语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陆俭明 1985 “多”和“少”作定语,《中国语文》,第1期。
- 陆俭明 1989 说量度形容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陆俭明 2004 “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中国语文》,第5期。
- 陆俭明 2010 《汉语语法语义研究新探索:2000—2010 演讲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陆俭明、马真 1997 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汉语学习》,第1、4、6期。
- 吕叔湘 1984 《语文杂记》,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马真 1986 “很不——”补说,《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任永军 2000 现代汉语空间维度词语义分析,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邵乃强 1981 有“大”无“小”,《中国语文》,第1期。
- 沈阳 1996 关于“大+时间词(的)”,《中国语文》,第4期。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 沈家煊 1997 类型学中的标记模式,《外语教学与研究》,第1期。
- 沈家煊 1999 《不对称和标记论》,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沈家煊 2001 语言的主观性和主观化,《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沈家煊 2005 《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石毓智 2001 《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石毓智 2004 《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 束定芳 2001 《隐喻学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宋玉柱 1994 “大”的区别词用法,《中国语文》,第6期。
- 王启龙 2003 《现代汉语形容词计量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文炼 1990 语言单位的对立和不对称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吴为善 2011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项开喜 1998 事物的突显性与标记词“大”,《汉语学习》,第1期。
- 许光灿 2005a “大小+NP”不对称性问题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许光灿 2005b “十大金曲”之“大”不应看成量词,《修辞学习》,第1期。

- 张 斌 1998《汉语语法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张 斌、胡裕树 1989《汉语语法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张 敏 1998《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国宪 1995 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中国语文》，第3期。
- 张国宪 1995 语言单位的有标记与无标记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张国宪 1996 形容词的记量，《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张旺熹 1999《汉语特殊句法的语义研究》，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郑怀德、孟庆海 2003《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56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
- 邹韶华 2001《语用频率效应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吴海波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Vol. I.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